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

八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四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今僕射侍中為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禮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為六官郎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二十有四所以弥綸廢務至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產以租庸調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三代以來其政最為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蓋出於此其事至衆而率之

有條其体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
皇之世迺考尋舊章著之簡冊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
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為尚
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
事而已亦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
職其所著者蓋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
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
述作者也臣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
意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
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
集賢院李士知院事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

國子臣張等奉勅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實任此官
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為歟不敢以疑說定也伏惟皇
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華啟興壞以脩太平之
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旁及此書迺自禁中錢版
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
今者尚多將使孝士大夫得而求之其於就列皆知其
任其於治體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宏遠則何以
訓勵群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內閣以文孝為職宜畧知
典故不可以衰退駑鈍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
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閑尚
可牽強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息私不知

僭越其於罪矣所不敢逃干冒宸嚴臣不任

授滄州乞朝見狀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知滄州已契離前來竊念臣遠遶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制作法度以集太平之功群情顛顛孰不自願為能以托名於萬世而臣曾未得瀕史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伏望聖慈許臣朝見臣不任

乞登對狀

右臣於十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對延和殿陛下假之以玉色獎之以德音訪之以治天下之道而及於當

世之事其敝安在臣昏愚不肖不足以稱聖意遽言國
家之大體則懼非臣之任毛舉天下之細務則又非臣
之志是以不敢率然以對夫智之不明辭之不敏此臣
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之位不敢以言高亦臣之分也
退而伏念臣材質淺薄偶有好古之勤嚮道之志遇陛
下高明光大方修先王之政以集太平之功而臣藐在
外服十有二年無銜驚之一言無左右之素譽地窮勢
絕不敢期於自通分以孤愚老於踈遠屬陛下聰明睿
智洞照群情公聽並觀不遺小善亦然獨斷察臣之本
末超然遠御收臣於滯澗至於撫慰之私顧問之寵雖
世之抱道德堪重任之士恐不能當豈臣之微所可輒

得雖滅身碎首未足以報非常之賜其於傾竭肝膽以
自效其愚忠有出位之責猶不敢辭况親承聖問實臣
吐盡誠素之時其不敢自默此臣愛君事國之義也竊
以先王之治天下又有典籍以為當世之法傳之後嗣
使未有持循故在夏書稱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
時者殺無赦則夏之治天下之書曰政典也其在商書
稱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
家又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又亡則商之治天下之書曰
官刑也其在周書稱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蓋以董正
治官之意訓告群臣今書周官之篇是也於是之時事
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所謂經禮三

百者周禮六卿屬皆六十蓋舉其全數則周之治天下之書曰周禮也三代以後時君所為務在苟簡紀綱憲度闕而不圖蓋遠莫盛於漢而孝文之世賈誼欲定官名議寢不用中莫懿於後周雖分六府之位以儀刑經禮而典籍無所傳聞近莫美於唐初以尚書六職本天下之治而不能修列其法論著於書開元之際始追次舊章以為六典而尚書已失其職然三代之後治天下之書有此而已今陛下以法制度數宜有所自故上稽周禮以官儀注措宜參近事故旁求六典則又質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名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名正位定事舉則設官正

理之方盡矣使萬官千品各循其分彞倫庶績皆得其任然後陛下程其能等其實以章別幽明信其賞又其罰以推行愆勸庶務雖衆其目而無不周四海雖廣正其本而無不治况推尋采掇雖付在有司而是正準裁寔由聖斷至夫大法既具然後條分類別以陛下之所指授勒成一代之典明示四方使知出自聖作豈獨以之彌綸當今之務固當蔽之金匱為萬世法臣愚固陋竊不自揆於夫經營之體損益之方所謂位定而事舉者欲進其妄意之滯見庶有毛髮之補然心之委曲難以書盡伏望特垂聖慈許臣上殿敷奏使臣得披腹心以稱前日之聖問萬分之一有足以上當天心臣死生

幸甚俯伏待命臣不任

乞出知潁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誅
所不敢遁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嫉之
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雖有愛
君嚮國之心託勢踈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沒齒而已
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外之迹一介
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繇臣之銜驚不
因人之黨助收憐附慰勞問褒嘉語重意殊可謂非常
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足以致此豈臣之鄙
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器在隱約之中而獨

為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知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
以來甫及數月未有絲忽自效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
臣之妄庸雖受誅絕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
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
下處臣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
不能克堪今臣弟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別欲與俱
行願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共子職而抱
疾之親陸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
通水路願頴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
昧冒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頴州一任竊恐願臨到任
未久無例為臣移易緣若候願臨滿問則臣弟布陳州

却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額臨任滿交割臣
蠢真寒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顧子母
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恩當伏斧鑕以須罪矣惟陛下
哀憐聽誓干犯天威臣不任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絕衆
之材徒於輩流粗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
能蓋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跡大脩治具一言片善人
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藐在外服有深忌積毀之
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一紀無測行
之一跡得參於御隸之間無嘗試之半詞得徹於嚴一

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卒填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躰生知之質起日新之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鴛鴦鉅頭備驅馳而處踈賤之中無可致之一伏遇陛下明無不照警臣滯跡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孑之有得出自睿斷接之便朝所以詢謀無納勉慰稱一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芥之漏頓非木石之頑蓋士躬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為聖主所知如此燔軀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析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士陛下寬其不敏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請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

蹇鈍分豈稱此蓋繇陛下神聖文武度越千載而虛心
納下無伐善之意徇已之情故薰聽廣覽小能薄技無
所不錄而臣愚連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載下雖日得
造朝而身不迹法坐之凝嚴且不接德音之溫厚涉四
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須史廢哉伏念臣
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員倍於景德
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待罪三班獲因
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
者得以推其事實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略窺
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說以獻陛下方日孜孜
大有為於天下內則更張廢事外則經營四方如臣

之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疾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響上之所為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躰損益之數願有毛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今條分類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革易之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効少裨聖晝之緒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臣不任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右伏以自來修撰國史皆妙選叢材共當寄任今通脩五朝大典屬輦專領已是一人而冒叢材之任顧鞿衷搖懼不克堪其今來所脩會要計三百卷脩纂以來經涉十有餘年編脩等官已更六人限至秋季末成書即今已是八月中旬某若依限脩進不惟須合考求首尾參詳得失仍更並須檢尋文字照覆其間恐合更有更改損益不獨於輦以旬月而求統十有餘年之功又復於已於國史是以一人而冒叢材之任懼不克堪而更益以會要一人而兼數人之任縱使容輦添展期限緣朝典章本末闊大不同小小文字自項材力實不

能兼三今來進本裝寫並已了畢伏乞更賜敷奏取自
朝廷酌別賜指揮

辭中書舍人狀

閣門告報有旨更不得辭免不曾上

右臣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為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又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物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誥誓命之書刻之為經後世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為載籍首吟誦尋繹以求其埽一有發明皆為世教蓋其大體所繫如此逮至漢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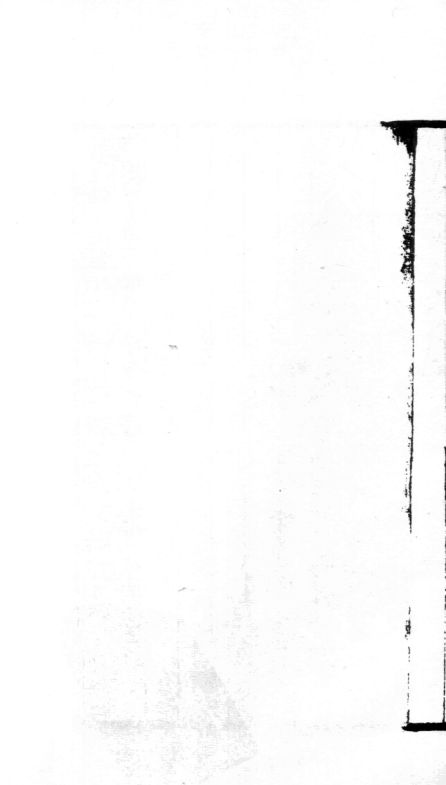
雖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誥令下者典正謹嚴尚
為近古自斯已後豈獨彝倫黜斲其推而行之載於明
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
士若常袞楊炎元稹之屬號能為訓辭今其文尚存亦
未有遠過人者然則號令文來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
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
以作則垂憲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唐漢至於出
口肆筆發為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
之任豈易屬人臣淺溥闇瞽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
於擯排忌嫉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
懼殫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為謨訓彰示海

內茲事至大豈臣所堪况侍從之官實備顧問而臣齒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懼非其任至於謀猷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踈遠又有殊絕特出之材能副聖神獎掖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賜寢罷

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官準編勅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訖許奉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知亳州劉攽廣覽載籍彊記洽聞求之輩流罕有倫比臣竊以謂引拔衆材弥綸世務至於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况今聖質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當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攽所長實允茲

選况攸累歷州郡治行可稱至於文辭亦是觀采無此
衆美臣實不如今幸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五

奏狀

福州貢荔枝狀

并荔枝錄

右臣竊以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則百果之實列於土貢所從來已久二帝三王所未嘗易也荔枝於百果為殊絕產閩粵者比巴屬南海又為殊絕閩粵官舍民廬與僧道士所居自階庭場圃至于山谷無不列植歲取其實不可勝計故閩粵荔枝食天下其餘被於四夷而其尤殊絕者閩人者其名至三十餘種然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故雖歲貢皆乾而致之然貢蓋為常品相沿已久其尤殊絕者未嘗以獻蓋東漢交趾七郡貢生

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馳走有毒蠱猛獸之害而唐天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實開侈心當陛下之時方以恭儉寡欲為天下先固不可得而議及於此也至於歲貢既乾而致之然頽以常品其尤殊絕者則抑於下土使田夫野叟徃徃屬厭而太官不得獻之於陛下陛下不得獻之於宗廟兩宮使勞人費財如此可也蓋荔枝尤殊絕者固不可多致若每種歲貢數百或至千數每州不過用三五步卒使之日行兩驛固不為勤且煩非有勞人費財之患而脩貢者不知及此此臣之所未諭也又荔枝成實在六七月間雖乾而致之然新者於其甘滋猶未盡失至於經歲則所存者特其滓苴而

已而每歲貢入常至冬春夫蠻夷異類贊其方物皆知用其土產之良而不敢慢今邦域之內守藩之臣効其貢職而曾不知出此此臣之所以敢安也故臣常欲至荔枝成實約旁近州各擇其尤殊絕列於名品者差其多少以時上進其領於有司備燕賜之用者自如故事蓋建安貢茶自蔡襄易以小團而茶之絕特者始得獻之天子今荔枝復得貢其尤者則閩粵之產選擇而充庭實者始備所以致臣之恭於其貢職此臣之官守也

荔枝錄

陳紫出興化軍秘書省著作佐郎陳琦家於品為第一江綠出福州類陳紫差大而香味蓋為次也方紅徑可

二寸色味俱美荔枝之大無出此者歲生二一作百顆
而已出興化軍尚書屯田郎中方秦家紫種自陳紫實
大過之出興化軍小陳紫實差小出興化軍宋公荔枝
實如陳紫而小甘美亦如之出興化軍宋氏世傳其木
已三百歲藍家紅泉州第一出尚書都官員外郎藍丞
家周家紅初於興化軍為第一及陳紫方紅出而周家
紅為次何家紅出漳州何氏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
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綠核出福州荔枝核紫而此獨
核綠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蒂大西下銳此獨圓而味
尤勝右十四種皆以次第著於錄虎皮色紅而有青斑
類虎皮出福州牛心以狀名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出

福州惟一本地瑁紅色紅而又有黑點類玳瑁出福州
城東疏黃以色類疏黃朱柿色朱如柿出福州蒲桃荔
枝穗生一穗之實至三一作百然其品殊下蚶殼以狀
名之龍牙長可三四寸弯曲如瓜牙而無瓢核出興化
軍然不常有水荔枝漿多而淡出興化軍蜜荔枝以其
為名然過於甘丁香荔枝核小如丁香大丁香殼厚色
紫味微澁出福州天慶觀雙髻小荔枝每朵數十皆並
蒂雙實真珠荔枝團白如珠無核荔枝之最老者十八
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食此
因而得名女冢在福州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木或
云謂物之美少者為十八娘閩人語將軍荔枝五代時

有此官者種之因以得名出福州叙頭顆荔枝顆紅而小可施釵頭粉紅荔枝荔枝多深紅而此以色淺為異中元紅實時最晚因以得名火山荔枝本出南越四月熟穗生味甘酸肉薄閩中近年有之右二十種無次第荔枝三十四種或言姓氏或言州郡或皆識其所出或不言姓氏州郡則福泉漳州興化軍蓋皆有也一品紅言於荔枝為極品也出近歲在福州州宅堂前狀元紅言於荔枝為第一出近歲在福州報國寺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內一項高麗國進奉使副經過州軍送知州通判土物並無答謝書候進奉使回日依

例估價以條官生帛就整類量加回咨檢會熙寧六年高麗國進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錢二百貫以上九十九陌熙寧五年及九年有進奉使無副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計價錢一百貫以上九十九陌其土物奉聖旨並依例令收估價回咨臣今有愚見合具奏聞者右謹如前竊以高麗為蠻夷中為通於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懷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嚮以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興自建隆以來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繼脩貢職使者相

望其中間厭於強虜自天勝以後始不能目通於中國
陛下即作聲教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強胡之
難不虞大海之阻效其土實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
在後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
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惓惓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恩禮其
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饒所以宣達陛下寵錫
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費其所
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官
用為其酬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為常制可也
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遺著於科條以為常制
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贄有珪璋及其卒事則皆

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使來邦域之臣與之
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知中國之所以為貴此
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贄如古之聘禮還其珪璋此
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贄見君者國君於其臣則
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化來獻其方物以致其
為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尊有臣而畜之之義此
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還其
贄以明守禮而不敢踰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厲以明
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於待
遇蠻夷之道未有當先於此者也且彼贄其所有以明
州一州計之知州通判所受為錢三一作十萬受之者

既於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州
當皆有贄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貨財恐未及
有餘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憂於貨財之不足
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幸之之意
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贄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
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其資於官用以為酬幣已有
故事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惟陛下詳擇之如可推
行願更著於令蓋復其贄以及於恐其力之不足厚其
與以及於察其未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綏之以仁中
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國粗為有知
歸相告語又皆心服誠悅慕義於無窮此不論而可知

也臣愚非敢以是為薦誠以拊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度幾萬分之一無累於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惟陛下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擬辭免脩五朝國史狀

右臣去年八月伏奉勅命充史館脩撰又奉聖旨專典史事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史了日一處脩定又於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之意臣是以祗服聖恩不敢辭避天下皆知臣居此職出自主知以為榮遇况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獨蒙明主知而用之且自古以來天下之士不遇者多矣如臣

遭遇者無幾則臣捐草茅之軀以報天地之德固其分也至於效其區區之愚豈足為陛下道哉况以文字薄技得因聖宋之大典託名萬世學士大夫莫不願備其任而獨臣之愚幸預采擇此臣所以窮日夜憊精思不敢忘湏臾志在於斯文惟恐不稱其任以負陛下任屬之意也自到局以來仰尊聖訓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伏見祖宗以來神功聖德巍巍之烈至於歷世將相文武士吏言行聲實殊尤之跡至高至大已非愚臣所能究盡况兩朝國史臣所未見竊惟五世百有餘年聖賢事業本末閎大臣之淺薄加以齒髮衰晚誠恐不能發明論次以稱陛下顯揚褒大之心虛食大官汗青無

日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臣之所大懼也况五朝舊史皆累世公相卿士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為國大典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材質駑下豈宜輒議損益使臣仰恃日月之照不知自任之妄貪慕恩待趣之以就事誠恐黑白不當律呂失次方於舊史有失無得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又臣之大懼也若不早具上陳自求罷退至於歲月寢久不職之罪已不可逃雖欲乞身已無可及是以不避萬死之責敢干聖听伏望出自聖慈察臣惴惴罷臣史事別與臣一差遣臣之昏愚不肖固已盡在陛下所察之中如蒙終賜收憐別加驅策願臣之鄙奉令承詔可幸無罪

則碎首捐軀固臣之所以此明臣之志在於量能知分
非敢苟且避事也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五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六

啓狀

德舉啓

右鞏啓伏念鞏材質淺陋藝學荒蕪讀聖人之經未知
大義明當世之務多泥舊聞雖堅樹立之心豈適交通
之用矧罹福豐屢受抱憂哀是以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
跡不游於場屋姓名不署於鄉閭僕僕東南有衣食婚
嫁之累拘拘蚤疾惟米鹽薪水之憂今者側听詔書講
求士類碩私息之可念迫生理之難周義不自皇勢當
強起蓋以出而載質無他業之可為仕以為貧亦古人
之所處遇高明之見照殆否結之將通伏以某官梁棟

瓌玆琮璜茂器發文章之素蘊當仁聖之盛期忠言加
謀施之有効流風善治所至可傳喜獎士倫助成世教
况親承於著令方存別於群材孰是羈孤最為滯拙仰
遵舊禮敢忘桑梓之恭輒進曼辭庶當雞鶩之贄察其
素學采以寸長盡繫及物之仁惟俟至公之賜

謝杜相公啓

伏念鞏志雖策礪性實滯頑行不足比古之人材不足
適時之用居常齟齬動輒困窮往以孤生而蒙收接又
遭大故而被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
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間三四年之後去
冬之首方能屬思以為書積日之勤庶或因辭而見意

不謂使者至門之日正值相君失子之初遠瀆高明已
難期於省覽况逢哀惻豈能又於薦聞因此復憂懇悃
之誠無由自達視聽之側雖推心之遠大寧責礼於賤
微然義未足以論酬而言又不得以叙謝其為私計豈
敢自皇伏惟相公當世表儀本朝柱石許還私第聖意
雖優於大臣召用安車人心素望於元老伏祈上為邦
國善保寢興

回傳侍講啓

輦啓伏審祗膺詔檢入奉經筵伏惟慶慰伏以某官秉
德粹冲受村閑郭遵盛辰而開迹席膺仕以陞華善政
流風以推行於民上高文大策久聳動於朝端果允僉

言特膺迅用從容帝懷方演暢於微言密勿禁林佇裁
成於明命自聆拜寵方念騰書辱見獎於舊遊遽先流
於華問欣愉感幸交集悃誠

代人謝余侍郎啓

右某啓伏念某歸而閑處時所背馳分功名之無期嗟
志意之空大言當世之事懼尚口而更窮求後人之知
因著書而自見疎闊已甚抵棄未能輒布所聞方虞訶
譴厲小兒之過拜辱餘論之見存指瑾掩疵大為之地
憫窮悼屈勤出於衷省枯槁之姿力垂報德激哀殘之
氣感欲忘身瞻風采之夙遙役魂神而飛去尚當益壯
以塞誤知

與劉沆龍圖啓

右輦啓伏念輦方抱憂哀且多疾病貧不得已則俗事
皆當自謀孩無所容則世人誰肯見恤今者伏遇知府
龍圖給事愷悌成德勸勉為懷忘後進之至微假溫顏
而與接知其孤立念其數竒謂其有詩書之勤則曲加
於獎持謂其有衣食之累則特甚於矜憐且使受田之
獲安實由為地之至大在甘肯有毫髮之助於子弟乃
丘山之恩况此餘麻可均敝族雖遠台坐常注愚心復
得交游之傳愈知意愛之厚自非土石豈不激昂粗知
古今可勝感勵恨當迷塞曷用報償而方先人之葬送
未成偏親之奉養多乏四弟懷仰哺之託九妹有待年

之期凡縻敝於秋毫皆經營於方寸碩惟私計當議速
遊世俗險艱豈諳嘗之不熟性靈踈拙寔齟齬之可憂
未卜超承更增慕恋

謝解啓

伏覩解文首蒙奉選伏念輩才非卓越識匪該通素志
慕乎古人故時情之所背虛名聞於當世故衆忌之所
排患難艱危流離頓挫孰有至孤之迹敢萌希進之心
碩生理之難周迫私衷之可念舉而干祿誠匪素懷仕
以為貧竊將自比是以聞詔之出負笈以來豈意片文
首塵高選以至天倫之薄陋子黨之空踈皆自單平得
蒙枚齒退惟會合亦有端原此蓋伏遇某官崇獎士倫

助成世教以虹蜺之光而被飾以律呂之氣而吹噓致此屯窮階於振發敢不勉增素學益勵前修庶全必勝之名以答至公之賜謹奉啓陳謝

回李清臣范百禄謝中賢良啓

右輦啓竊以設科以求特起之材發策以訪可行之論是維高選果得異能伏以賢良某官志敏以強詞嚴而贍迹前世之事而博極群書議當今之宜而常引大体及親承於聖問遂絕出於時髦方喜聞風遽蒙枉記仰惟謙抑之過第積感銘之深

回人謝館職啓

伏審試藝禁林陞華儒館伏惟慶慰伏以都官學士英

村傑出玉璞混成構時運之光華奮文章之溫雅策策
科於秋殿蚤邁等倫陞臨仕於本朝荐騰譽望較雕龍
之麗藻利架螯之叔扁果彼明縉式符輿頌方展騰書
之好遽蒙削牘之私仰服謙撝退深感載

與北京韓侍中啓一

右輦啓伏念輦頌以諸生守茲劇郡撫敝封之云始望
仁境以非遙恨無羽翼之飛馳與操几杖敢以緘滕之
託寓聊布腹心然而治獄訟之浩煩振紀綱之弛壞竟
形勞之少暇信材短以難周致是懇誠藉於進達屬高
秋之在序惟坐鎮之多餘又有祺祥來寧動履伏以留
守司徒太師侍中蒼龜四海柱石三朝有太平之功周

公之所以勤王室有純一之德伊尹之所以格皇天固已書在宗彙藏之盟府而乃以退為進處上用謙自避遠於煩機久淹回於外服宜從巖石之望趣正衮衣之歸敢冀上為宗枋善綬寢饋

二

鞏啓伏念鞏習吏非長得州宸劇耗神明於簿領疲精思於追胥尚恃餘麻幸無曠事然而塞茅心而已甚飾竿牘以未遑故魂爽雖驚於門闕而候問不通於幕府仰繫明恕終賜矜容今者北土旦霜晏陰始肅伏惟順天時之常序養浩氣之至和神民所依福祿來萃恭以司徒太師侍中股肱三世龜鑑四方勤勞著於邦家功

德施於社稷方且欽嘉謀於一面鬱群望者五年郭令
之繫安危素形公論周公之為左右宜冠本朝華夏夔
豹之傾心昆蟲草木之望賜豈伊最貧獨注微誠伏惟
上為宗枋善調寢饋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右輩伏審顯承詔檢進踐書林伏惟慶慰國家聚四部
之書藏之祕近擇一時之俊任以校讐映朝序以甚清
簡上心而滋厚恭以檢正學士學深而富識大以明擢
平津於廷中蔚為首選賴王祥於海上休有治功天衢
寢亨時望攸屬遂膺給札之召來賁登羸之遊侍從邇
班廟堂大任自茲而牲計日可期永遠照於跡函第仰

懷於謙德

賀韓相公塔

右鞏塔伏審入膺典冊首秉鈞衡九在生靈孰不慶幸
伏以史館相公言為著蔡行應準繩仔有一德之純弼
亮三朝之盛君牙之績舊服世濟忠勞言甫之憲萬邦
身兼文武果還柄用復冠中台茂惟拔出之材素蘊非
常之略方且詎形王室盡邴魏之謀謨澤潤生民本蕭
曹之清靜遂長生於百姓付衆職於群能濟世太和與
人休息使雨暘寒燠罔不從時草木虫魚皆當象惠聲
教可加於異俗功名必紀於無窮羣一去朝行六更歲
序頤茲舊物自慚簪屨之微保是孤生方賴陶鈞之賜

其為忻林實倍等倫

襄州與交代孫頌啓

右鞏伏念講聞譽望積有歲時歷下分符已出吏部之
後漢南守土又居仁政之前惟事契之稠重實愚冥之
幸會比於道路始接光儀象特異於眷存仍曲加於燕
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憂義甚高固可敦於薄俗
違離未久感恋交深諒惟得日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須
條多預納福甚隆伏惟知府少卿積學內充懷林間出
久更當世之用自結明主之知高冠兩梁入綴班於九
列輕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間燕之宜自請蕃宣
之便佇膺詔召不特歲成更惟上為南朝善綏寢饋禱

頌之至序述寧殫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伏念鞏天與朴愚衆知凡近材不堪於施設動輒乖宜
辜多失於變通理難應用久與遊於儒館仍有列於朝
紳適當千載之期曾之一毫之祚既不能明國家遠大
之躰為上建言又未知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興利七
移歲序四易外官坐尸祿廩之優寂無稱効幸屬章程
之備得以詩循茲蒙補郡之恩碑遂便親之請望故鄉
而接壤與仲弟以連城及是忝喻出於假借此蓋伏遇
某官心存博愛量極兼容簪履之微未忘於舊物陶鈞
之大不間於孤生曲致公言俾諧私計惟盡承流之分

庶裨造物之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賀東府啓

右鞏啓伏覩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庸
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為著察行應準繩兼文武
之闕材富天人之奧學神祇幽贊遭聖賢得之時夷
夏聳觀備君臣咸有之德果繇樞軸首秉鈞衡竊惟不
世之姿深達當今之務又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群能
銷壅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為拯救瘡痍之要以
安靜為休息疲瘵之端絀聚斂之無名偃甲兵而不用
果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幸皆受賜殊隣絕
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丘山功名又求於金石

登蚤游墻屏幸遇陶鎔黜餘生始免擠排之患零丁
滯跡漸期亨泰之來想望門闈以欣以躍

賀蹇周輔授館職

右鞏啓竊審奉被詔函進登史觀伏惟慶慰竊以安撫
運使李士村資秀特識度淹冲富華國之懿文抱據經
之宿李一人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服桓榮之
稽古果繇時望特被朝恩流焉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
匱石室遂窺廣內之書竊惟寵數之行茲實要塗之漸
佇躋法從用協食言鞏獲在下風側聞成命分符海嶽
幸依德庇之餘寓直書林更託雋遊之末其為欣慶曷
可綴陳

回泉州陳都官啓

右鞏啓竊審祗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鎮浮席膺仕以彌優簡清表而有素循良之政已洽於民謠恬退之風足敦於世教果膺異數進陟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声之喜豈期厚眷特枉長牋載規謙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伏奉勅命授前件差遣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鞏才無遠用幸殆小知誤蒙假器之恩愧之當官之効屬時泰豫遇上休明欲治之心夙追於三代非常之且特起於千齡顧是孤生最為遠迹雖逢辰

之難得獨揣已之無堪故群村衞鬻之初未始自陳於
簿枝而衆論聘馳之際何嘗輒預於半僻錙銖動謹於
成規毫髮敢萌於私見以茲循分庶獲寡尤然而一去
本朝六祗外服十年荏苒未諧拱極之誠萬里周流尚
負循陔之念當至仁之平施亦微物之可衰茲者方抵
詔以在塗復析符而假守惟四明之窮裔屢百輿之東
偏浮海之航晷耒於遠國踐山之築益起於堅城猥出
選掄冒膺竒厲此蓋伏遇某官輔成在教樂育士倫陰
推覆護之私每借吹噓之力致茲頑鈍與在甄收然而
察無他惡之腸方賴兼容之度章郊之質使遂於向陽
菽水之歡許伸於反哺盡待曲成之賜俯厭難止之情

誓在瘞捐用酬鈞播

賀趙大資致政啓

右鞏啓竊審進秩宮朝歸祭里閑伏惟慶慰恭以致政
宮保大資言為著蔡行應準繩有一德以在躬歷三朝
而遇主讜言大論著在朝堂善政流風被于藩服引年
求謝抗疏彌堅屢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難回壯節閔
有官職之勞蠟陞儲案之華退遂家居之樂門開祖帳
衆嘆大夫之賢庭列賜車自知稽古之力惟能詣於素
志實何愧於昔人鞏蚤荷陶鈞與游門館觀大賢出處
之迹足勸士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為忻躍
倍萬等儔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
伏念鞏少雖好學長乏異能燭理甚疎蓋聰明之難強
受材素薄顏齒髮之已衰誤竊龍靈叨塵器使茲者緣
避親之著令蒙易地之推恩距歲旬以非遙就庭闈而
甚便夫何蕞質廼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以廣愛之心
而輔成世教以并容之度而冀育士倫致是顯愚及於
推齒慰倚門之望已出於延鑄謝推轂之言敢忘於策
勸庶收薄效仰答誤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啓

右鞏啓蒙易近藩獲隣樂境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

於詩書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通牋記
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實為幸會
今者抄秋伊始嚴氣將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
喜伏惟其官言為著蔡行應準繩茂勤烈於三朝聳儀
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哲宜保令名魯公之壽而臧永
膺全福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叙陳罔既

元豐類稿卷之三十七

啓狀

回陸佃謝館職啓

右鞏啓伏審祗膺詔檢入踐書林伏惟慶慰伏惟侍講
學士敏識兼人英辭華國翰林子墨之賦蚤擅貴名玉
杯繁露之篇多名大義豈獨坐收於士望固能自結於
主知特啓書筵密隣禁戶九符急就之字已賴發明廣
內石室之藏更資是正茲惟異選奚測遠塗方喜托於
餘光遽先承於華問焯如黼藻實駭於彌文沛若江河
更歛於善下其為感幸曷罄敷陳

與定州韓相公啓

右鞏啓伏念鞏轉走江湖推移歲月望門墻而既遠通
書問無以緣茲者蒙易近藩匪遙台席雖未得就諸生
之列請益詩書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
備牋記叅倅之禮庶幾將心誠飢渴之勤載省孤蒙實
為幸會屬晏陰之在序當嚴氣之方升仰惟吐納之宜
無爽燕間之喜伏惟判府相公言為著蔡行應準繩茂
勞烈於三朝登儀刑於四海韓侯之條革金厄暫殿方
維周公之衮衣綉裳佇還鈞軸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
興禱頌之誠叙陳罔既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鞏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假泰筮以諏辰命館

人而飭駕百靈奔衛宜無陵降之勞六氣卽宜當遂神明之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為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盛時紹韋平之慶闕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必留藩輔之雄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積德方屬於上心用均邊閩之勤便易鄉邦之便條革金厄已嚴入覲之裝袞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冊首秉鈞衡羣處勢多竒誤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墜發之微引脰永懷已動掃門之喜更冀上為宗社善保寢興

授中書舍人謝啓

右鞏伏蒙制命授前件官者竊以贊為明命資討論潤

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誦度詢謀之用屬非常之興運經
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於講求
體要財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彌積年之希闊所以訓
齊群下播告四方非究極於人文曷宣明於上意矧參
獻納尤慎選掄如鞏者識慮少通襟靈多蔽徒恐隳於
先緒頗能味於經言有顯愚好古之心自知适散無廣
博為人之學分甘棄捐顧一作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
且久晚逢真主獨賜誤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
寵俾專史法非薄質之能堪遂掌訓詞豈諛能之可稱
况策名於近要預責實於論思揣已以慚陳官可畏何
緣致此固有繇然茲盖伏遇某官翼亮天功弥綸務仁

仁接於物每樂育於時村誼在丞君故旁招於衆俊致
茲頑鈍獲備甄收惟婢許國之誠爾堅素志庶答知人
之遇不在他門

賀提刑狀

右伏審祗奉詔恩揔持使務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
躬高明之德席熙盛之期起收科榮光映朝序發明吾
道則有文章之深淳推行當時是為治行之尤異果膺
迅用以允僉言自江之東握節而使固將粹美於風俗
豈特是正於刑書不次之陞為端於此輩獲分郡寄得
與公麻幸喜之深叙陳罔既

太平州回轉運

右鞏伏念鞏夙惟孤質最荷誤知屬仗節以未思得通
名而觀止辱為殊礼尤出過恩委曲拊循丁寧願訪軫
艱難於即路則許之假寵於舟楫憫匱乏於騰裝則期
以致憐於教墨側思寒陋何用克堪聚集感慚豈勝指
數去違再宿懷嚮兼年伏惟通久禱於萬靈亨洪休於
百順竊以運使郎中受村闕廓經德粹冲布盛府之詔
條封外臺之風績洽於人望簡在天心行被命書即膺
遠用伏惟順遵氣節安養寢興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右鞏啓伏念更移歲序阻越道途音塵莫及於賓階書
問不通於記室飛馳精思篋仰風威伏惟順履川流安

行舟御亭神明之協相具福祿之來成伏以運使郎中
德紹家聲村周世用篤望傾乎天下壯猷謁於朝端建
使者之節旌宣揚惠澤佐大農之計策蕃長貨財拊勞
烈以甚隆席寵靈而宜厚竚膺詔召以協輿言伏惟上
為朝廷善綏寢鍊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右輦伏審祗奉詔封榮分使郎伏惟慶愜伏以提刑屯
田抱材精敏涵德粹溫文章為國之光華治行迺時之
表則輟於朝著處以使臺士望藹然時名籍甚官用視
年之豐耗已實倉儲邦刑以世而重輕竚清獄繫使仁
聲之既洽則囂訟之可無然後入奉命書進非法從在

於公議寔允輿情鞏於此備官云初託庇喜趨風之甚
邇諒考履之惟和更冀副上倚毗順時調護其為禱頌
曷究敷陳

賀轉運狀

伏審祗奉詔封就更使節伏惟慶慰伏以運使司封受
村閭遠植性粹冲風馭為世之表儀治行廼時之軌則
果用祥刑之最來分將漕之權威名已動於連城惠術
行周於比戶豈止調盈虛於歲計內是邦諸方且知緩
急於人情下流主澤然後進陪侍從入奉詢謀在公論
以猶稽實輿誠之所係鞏備官於此託庇云初將承望
於餘光但忻愉於懦思屬祁寒之在序諒福履之保和

敢冀上為朝廷善調興寢禱頌之至敘述奚周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右鞏竊以布律而候氣萌動於黃宮立表以須景長至
於南極伏惟知府資政受材閎廓合德粹純壯京國之
大猷儕格天之盛業履茲令序成集林棋典册衮衣矧
履一作履三公之位旂常鼎彝當傳萬世之功鞏祗服冠
箴遠遼門著素積依歸之望弥深禱頌之勤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右鞏伏以歲起於東茂對三陽之盛物生於震聿開萬
化之端伏惟某官行應中和道含純粹屬四方之條望
簡三后之眷懷德為民彛故祚宗廟之器功在王室是

為社稷之臣順履昌期具膺繁祉佇奉承於典冊復登
翊於巖廊鞏限守印章阻越牆屏仰望威重不任禱頌
之至

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

右鞏竊審祗彼明綈進陞寵秩伏惟慶慰伏以安撫資
政侍郎材經世務文擅國華攀日月之高衢踐機衡之
要地方兼榮於叔敷用均逸於介藩屬時靖加維上豫
動訪昔遊於博望懷舊季於甘盤迺陞宗伯之聯居貳
卿曹之重惟隆名異數之錫已絕當時固元勳盛德之
殊豈稽圖任佇還柄用式允輿情馳慶未繇依歸滋劇
襄州回相州韓侍中狀

右輦僻守陋邦遠滯嚴屏永言嚮慕但傾茅塞之心自
便退藏莫馳竿牘之間敢期賜教出自過息形意愛之
拊循枉題評之獎引譬如寒俗幸蒙六律之吹有若秋
毫遂借千鈞之重叔藏巾衍銘鏤肺肝惟偃息於便藩
素充盈於浩氣百神所相萬福來綏伏以司徒侍中行
應準繩言為著蔡有一心之忠誼弼三后之謀謨安社
稷之元功傳於竹帛被華夷之盛德布在管絃方且舜
鈞軸於廟堂擁旌幢於鄉國然而人詠方叔克壯元老
之猷時思謝安出慰蒼生之望宜就贊書之拜佇諧華
袞之歸

回樞密侍郎狀

右鞏啓伏念鞏久茲外補利在退藏一切不為京師之書以此亦踈左右之間分當棄置理絕收憐豈期尚記於姓名特賜親紆於翰墨豪大寒而不變乃知松栢之堅蕪庶類而並容則維江漢之廣孤懷易感重誼難忘但注仰於門闌實鏤銘於肺腑今者景風扇物畏日御蹙伏惟袞贊萬機順膺百福敢覬上為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指陳難既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右鞏伏念自遠墻屏浸易歲時比潛伏於外邦久棄捐於人事雖嚮往之意未暫弭忘而忝動之勤至於曠絕敢謂曲敦雅舊尚記庸虛賜芳問於華棧致恩勤於親

筆文如黼藻加一字以爲榮操若松筠貫四時而不改
以慙且感欲報矣言今者竊審固避機衡出臨屏翰始
敢瀝茅心之至懇且竿牘之常儀必曠曠踈覲蒙開察
蓋天時之迭運屬春今之方行伏惟開閣之初偃藩甚
樂休有神明之助茂臻福履之宜鎮撫名城暫在承流
之寄旋歸宰路竚瞻圖舊之求更惟上爲宗枋善調寢
餽禱頌之至但切下情

回運使郎中狀

右鞏啓伏念鞏仰高听至馳思爲深忘勢之殊屬書以
進枉過恩之特厚流革問以見存文辭爛然意氣勤甚
雖德心之大遺名秩以自謙而士品之微顧村資而安

稱其為佩服曷罄指陳急景云初邠寒將盛伏惟導道
塗之易詢采於風謠察閭里之勤布行於德惠神靈所
護福祿攸宜恭以運使郎中材足兼人志存及物出高
明之慶族接熙洽之盛期通班於朝揭節而使自簿書
期會之纖悉莫不注心至山巖窅穴之幽深率皆受賜
足以救一時之敝故能得萬事之宜休聲所歸遠用行
及伏惟遵時之順養氣以恬廢允與人之情不遠拙者
之望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右鞏比者祇命守邦涓辰視事維是孤蒙之膺幸依庇
冒之餘竊葦才不逮人享多泥古久備官於冊府徒竊

食於累朝茲假便灌實緣私請伏遇某館仁為任充美
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宣於使指敏時利澤播在東
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碩忝屬城之任實諧德宇之休
尚阻忝承但深欣抃

福州回曾侍中狀

右輦伏念自遠門闡存更時序顧茲艱拙利在退藏雖
有心誠嚮徃之勤而無書記候問之札敢期眷與特賜
誨存獲承黼藻之褒彌見松筠之操其為感激但切銘
藏屬寢迓之在辰惟燕間之均福伏以致政太傅侍中
素推仁傑蚤代天工意誠心正而家齊已儀刑於王室
功成名遂而身退遂表則於士倫聊曼衍以窮年坐優

游而進道矧臧孫之有後繼周公之拜前阿衡之格于
天書載君臣之德司徒之善其職詩稱父子之功方賴
壯猷陰禪至治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不
勝懇悃

移亳州回人賀狀

右鞏比緣懇請得假善藩既請竊祿之私實獲事親之
便慙無善政可稱厚息豈謂某人特枉緘封曲垂獎舊
言為黼藻飾陋質以為榮操若松筠處大寒而不變其
為感愧曷盡指陳惟溥暑之方隆諒燕居之多適祈
保攝用竚迂陞

東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氣動於微升一陽而方長物資其始萌萬寶
於將亨伏惟某官行蹈中庸業存久大為生民之著察
任王室之股肱四岳之亮天功其凝庶績百揆之熙帝
載攸叙彛倫茂對休辰具膺繁祉鞏方祗官次阻詣門闌
西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氣動於微升一陽
於方長伏惟某官業存久大行蹈中庸為蒼黎於生民
任股肱於王室共武之服久專統於樞機秉國之均佇
首當於衡軸對休辰而茂協膺繁祉以具宜鞏限此守
邦未緣為壽

回人賀授史館修撰狀

右鞏誤被上恩進專史事碩懋孤陋曷稱選掄伏念鞏齒髮蚤衰材資素薄差池一紀久流落於風波推徙七州寢沉迷於簿領詎期皓首獲奉清光拔於多士之中寵以非常之遇惟累朝之盛典垂列聖之洪名宜得異能使之實錄豈伊鄙鈍可盡形容俱莫副於簡求方內懷於兢愧敢意眷私之厚特迂慶問之勤矧獎飾之喻涯俾寅緣而借重其為感幸難既敷陳

回人賀授舍人狀

右鞏啓叨奉制恩進登詞掖誤蒙任屬私積兢懋器識少通性資多蔽非有為人之幸徒堅好古之心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重知取於寡

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甫專史筆遂掌訓辭惟清切之
近班實論思之要地方驚冒慶良用悞頽未遑削牘之
勤遽辱騰書之貶其為感佩曷罄敷陳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八

祭文

祭歐陽少師文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
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
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
無倚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適鼓行無前跋扈非恤世為
難勝孤堅竟室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歲
室頓挫彌厲誠純志一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
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
靜簡易仁民愛物歛不頌苛令無迫狎棲置木索里安

力逸殫斂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
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騰歎再極大艱垂紳秉笏
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
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狃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
不回其剛乞乞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
屈以為已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
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愈所乞放
意丘樊脫遺羈馮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迺
蓬華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
殂愍遺則弗聞計失聲皆淚橫溢顛冥不敏早蒙振袂
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轎車莫

持紉縛維公犖犖德義誤述為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
叙心曷究髣髴

祭王達龍圖文

惟公有獨立之志不羈之材揚旌闔楚按節江淮止如
山淵動若風雷衆皆異其施設曾孰測其津涯若夫拯
急難於水火下雋傑於蒿萊越拘挛而不惑豈淺狹之
能借至於稱物引類興言寓懷遠衆騷雅近雜朝諧麗
兼組藻美軼瓊瑰皆足以聲驚多士望隆九陔然而位
不過郎中名不過直閣流落白頭委蛇一壑豈人事之
當然信命存於冥漠昏愚不肖早辱公知拊循愛勉施
及其私聞公之逝惻楚歎歎戴德莫酬寓薦以辭

祭張唐公文 熙寧六年六月一日

維公作德于躬實方實厚實夷實訐實堅寔茂彼嗜而
爭我有不惑彼嫺為朋我肆而特我抗其辭維彼之默
始燁其華儒林禮官迺頌其實侍從之班維帝時咨維
士時附尚其昌言式久在序告疾于朝迺長南服里無
嘆聲士女輯穆以老得謝俶其婦裝車御未驅計聞四
方維余先人公同年友公子我姪又託婚媾實殺于豆
實酒于觴馳辭告誠維以永傷

祭孔長源文

嗚呼長源拔迹孤艱刻志勸力并德自幽迺不家食燕
其壽母歸養以色興其士友跋我淳則微獨考古載辭

于策亦從爾知有姚軍畫為長以舒為將不亟迺使荆
粵銓材著職滅熄苛姚蘇僵博齊會稽之治里無猝迫
初以詆去民實戴德卒還省部廷論之直維曰將歸東
符之析孰云不幸奄與生隔有親九十世為楚側維其
篤行匪矜匪飾其彪為文其霈為澤天與厥後賢能交
蹶有實有華光長譽白善豈無勸慶馬茲得維我與公
綢繆平昔詩書討論相求以益我試于鄉自公考擇弥
久彌親情隆意獲聞公之訃泫然心盡馳莫千里寓陳
悃悃

祭王平甫文 熙寧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為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

是以為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為文落筆千字徜徉
恣肆如不可窮奴恠恍惚亦莫之係皆是以高視古今
禁出倫類而况好李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
厲而志屈於不申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
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
相期道義每心腹於趙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
立忽泯泯而颺駛訃皎皎而猶疑浹浹而莫制聊寓
薦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祭宋龍圖文

嗟乎次道公之一無於古今典章沿革得之於心山截
海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在朝

廷群公百司解惑擇疑公為蒼龜公在太史維僚與屬
正繆辨訛公為耳目今公亡矣廷有大議問故事者衆
夫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師况公行不絕俗
而動有常度言不忤物而辭可疵靖退之風愈而弥邵
方直之操自信而不回至於薦友尚舊比義親仁追往
烈而競逐豈庸態之能隣然而蚤蹈厲於儒館晚委蛇
於佞臣曾未得歷禁之任廊廟之彌綸何焉儀
而鵠峙忽颺逝而皇淪哭公之喪者客不絕於門庭弔
公之家者使相望於道路維昏鈍之少與獨綢繆而有
素淚淋漓而莫收情怛而奚愬嗚呼唐李五君史曠
其錄公蒐亡而集賈蓋旁羅而遠屬至於帝宅神州祖

功宗德咸在筆削具存方冊爭日月之光輝與天地而
終極則公位雖屈而未盡名益久而逾章彼富貴而奢
戒豈得公之毫芒纂余衰而以此聊寓薦於一觴

祭亡妻晁氏文

治平元年五月三十日

子有仁孝之行勤儉之德宏裕端莊聰明靜默窮達能
安死生不惑可以齊古淑人為世常則歸我之昔明年
始筭言無疵悔動應衡規親踈悅慕雅艾嗟咨事姑之
禮左右無違服難体順惟日孜孜諧我屬人又薦以私
有犯不校有勞不施人隆已約乃以為宜衣有穿弊珥
無光輝曰順吾性餘復何為紛綸世務偪及群疑子陳
得失効若著龜及其既退婉婉其儀不矜以色不伐以

辭幽間深謚度量誰窺吾貧口衆智不繼資脫粟藜藿
具無益醯人不堪憂子獨怡怡綰綰雖愛不偏以慈訓
誨惟謹曰宜矣時我扶我翼共處窮羈鋤荒補漏細大
無遺嗚呼天禍我家降集凶厲始來京師辛丑之歲子
之方壯疾疔中傷孰云此日一女先亡子雖自達病豈
宜然自姝至春有益無痊迎醫市藥我力為殫術寧非
善不勝于天將逝之夕逆知其期語論自若精神不衰
編召室人告以長歸嗚呼哀哉父失賢女姑亡孝婦子
喪嚴師吾屬益友時歲雖徃悲酸則新禫月之終莫此
一樽教養二子期獲子心時良迈子託葬先林言如不
復誰為我人長號叙哀寓以斯文

祭晁少卿文

鞏蚤以孤蒙與託嘉好自始迄今踰二十載縷繆相與
義厚情親會合乖闊則有書問開紙披辭猶若際遇不
意今者公遽淪亡得訃數欷涕隨聲發海濱獨哭心與
誰言仍聞歸旌旅吹餘杭隔此濤江寓陳薄奠公乎知
否已矣柰何

館中祭丁元珍文

嗟乎元珍別子幾時孰謂子往無復來期子之為人渾
厚平夷不阻為崖不巧為機朋僚悅附族黨懷依其動
恂恂又應繩規其語諄諄不見瑕疵從事之畫吾無妄
隨長人之政彼有遺思其蓄鈞石其出銖錙惟夫孝問

富有書詩濡墨操紙寫之文辭春陽滿野萬物榮滋匪
營匪飾疊異并竒既精衆作於詩復尤清新俊逸與古
為儔讀之灑然可破百憂哀鳥之秩天祿之遊謂淹已
久既晚方收孰云未幾斥置南州書猶未復訃已來投
衆為哀傷況於吾屬初疑終駭失淚滿目莫矧子棺莫
槨子服禮多不及情豈能忘寓辭千里備此一觴

朝中祭錢純老文

嗚呼公乎窮經及史旁兼百氏廢寢與食不虛寸晷篤
好無倦華顛愈勵強記多識箱輸奎侍閣議崇論河垂
海委詩賦講說射策三科金馬玉堂經帷三職寒若自
至無馮與翼銓綜再試士日子歸尹正三歲衆曰予依

公於所聞維李之力公於所知則維自得利害之際人鮮能安彼為惴惴公獨恒恒愛惡之情人鮮自克彼有贅虧公為衡石世所並逐公有不求彼置我靜則莫我尤曾不三事位云未究曾不百年數云非壽殲國之良在列嗟咨貴民之望蓋艾馭歎天子聞喪馳使臨視勞恤榮孤賙憐乏匱凡我同朝矧曰同志哀由感觸孰知失涕寓焉在庭薦羞在机公乎來哉寄誠茲誄

祭李太尉文

公先種德碩大于父母宋仁祖維莊懿后公維后姪考異姓王入長六師外垣大邦不以貴盈遜悌慈良昭陵未遠公奄云亡轎車之東致薦一觴

祭致仕湛郎中文

維公早以郎潛安於養志晚而家食曾不待年治績紀
於朝廷行實推於鄉里掄亡未遠窺窀有期竊仰高風
敢陳薄奠

又祭亡妻晁氏文

筆無狀遭禍早失賢妻徘徊京師零丁孤宦迺致旅櫬
未就先塋夙夜思惟心顏愧怍今蒙恩補外道出東南
敢啓敢宮進登舟御間關回阻將致鄉園而輦比至淮
瀕迨超官守其於奉承靈輦經涉大江方復假人經營
護視永惟見亮尚賴有靈若夫觸冒川途幾數千里使
保清謐則惟餘休至於推擇吉辰脩嚴奠禮俟得時日

敢不躬親惟其鑒之故以情告

代人祭李白文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產萬物瑋
麗瑰竒大巧自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
一瀉末勢猶壯大騁厥辭至於如此意氣飄然發揚倚
倬飛黃馱馱駘群絕類羈奔羈馽脫遺轍軌捷出橫步
志狹四裔側睨駑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顧
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僻儒鉤章摘字下里之孳弊卑
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
異豈獨茲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姑熟之野子耒長民
舉觴墓下感嘆餘芬

祭王都官文

維公材敏而宏志眎萬里高辭大篇出仕天子主簿于
閩聲駕其長清江之謀矯矯逾壯于韶于昇條教出已
伺公所為萬目齊眎奪奸于幽臺吏喪膽悍黨睚睚根
抵卒斬里謳戶歌惟惇寡獨在右惟監在下惟屬在側
惟僚相講戴服將起將昌俞考以難曷赴曷歸忽殞無
還公於先人實歡實享至公諸子輩辱親友於公家行
表裏洞知於黨不較於尊不遠出升公堂不挽毫髮退
後其私婉婉曲折鍾山崢嶸下惟江水昔公此臨委蛇
舄履今子六人葬公于此銘筆之為辭負事儻千里寄
誠以茲一簋

祭表大監文

於乎越蜀荆吳三方萬里公馬駉駉僕印而使蜚壚海
聚獄無濫辭峨嵋邛夔貨走京師東南之粟風颯手箝
歲鎮太倉萬艘毫錯遂副會府肆其心畫出屏于宣以
我偃側九卿之行得謝以歸冕弁入里昔時布衣進退
則然當世所嗟不貴以驕不富以奢翼翼其行坦坦其
衷墮然順退長者之風白髮雖多几杖未隨笑言在耳
已哭于帷眷然撫我孰如公尤先人不幸託載公舟我
生方屯戴德莫疇羞醪則微以陳我悲

祭閔職方文

嗚呼閔公以文中科以材為吏艱于厥初四十始仕終

領兩州其治大肆告老于朝即官以歸鄉士大夫觀望
嗟咨孰為公居竹水之寰孰為公園正據湖山公出公
休八子侍側仕者大半同時共籍其聲顯揚其青順慈
萬石之風百世相差有後如斯世誰能及而况公年躋
于八十或如公壽莫如公安履勞撫少其意桓桓拜公
以晚見託以姻書猶在机計已及門福祿之全在公奚
憾念昔思耒族親之感吊廬在東遠不及會泣叙斯文
千里之外繾綣之情已於一酌

祭黃君文

嗚呼宋且百年號令萬里姦臣黜除尤者擯死巖村里
秀驅駕而使蓋君之生有時如此當世之官有微有盛

盛者廟堂斟酌王命千隸百司進埃退聽出長四方玉
斧金乘邦侯衆將傳謀而令微者紛紜或陪或正千品
萬名各有操柄人皆敏手捷取能併君獨於求以死終
病同時之人勤營善蓄萬贏儲金萬襲歲玉遺餘野積
不能價積君獨一身衣食常蹙茲非其命曷以至茲君
能自達可以無悲親戚念君能不歎歎我之老姑歸君
為婦與君歷年顛沛同有今對其孀寧匪我傷來問來
吊屢至其堂窆君南山冬氣已烈薄醪時羞觴豆肅設
侑以茲文與君一訣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九

祭文

先君焚告文

輦蒙昏不肖不能稱先君教誨養育之意類遺德所及
嗣有官祿以世其家今天子始見郊廟加恩朝臣以及
其先而先君先夫人咸有官封追榮之賜輦繫官京師
謹遣弟布輦奉告第至墓次以告

皇妣仙源縣太君周氏焚黃文

輦薄陋獲守緒業常懼失墜賴先君先夫人餘澤有列
位于朝今天子始加恩群臣皆得追榮其先故先君
先夫人咸被命書贈官封邑輦伏念取錄不任感慕隸

職京師遣弟布肇奉告第黃詣墓次以告 謹焚

皇妣昌福縣太君吳氏焚告文

維先君先夫人積德累善肇獲蒙餘澤備位于朝今天
子始郊加恩羣臣皆許追榮其先故先君先夫人咸被
贄書命官封邑而肇方羈於職事不得躬至墓下謹遣
弟布肇奉告第以告

戊午十月長墓文二首

肇去春在江西蒙恩予告得省視松楸今自福州被召
還朝又得便道展拜墓下敢陳薄薦用申感慕仰惟降
鑒俾家福於無疆

肇自福州被召還朝得便道展墓敢陳薄薦以下同上

代太平州知州謁廟文

天子不以某不敏使有茲土凡境之內鬼神能福于人
敢不恭事今得日之吉始茲薦見惟神之賜使民宜其
家及其歲事則某敢不繼自今具酒醴牲牲牲以報于神
神其鑒之

太平州祈晴

去歲之水其為害大矣民之免於死亡而不為盜賊亦
幸而已矣水之既去民於完隄防備疆隴以從事於田
其艱且勞亦甚矣使今歲大穰恐未足以復其力今苗
始蒔而雨不止若將又病之民有轉死之憂吏之不能
事神治民以降茲沴不敢逃其責然沴之既降非吏之

所能扞而止也惟神舊依吾民而食于此土扞患除蓄
固神之職敢不以告使雨速止而歲有成亦惟神於此
土求有依歸惟神其圖之

泰山祈雨文

維泰山歷古奎今有天下者巡狩封禪勒成告代莫不
之焉或企足動容卒莫能至實卓瑋殊尤神明之地故
天下宗焉二典所記其光靈威烈焯示萬世夫豈他山
可得而視維齊與魯獲仰而事粒食縷衣莫匪陰施今
二邦不雨自四月已訖于茲積水之澤塵起冥冥粟將
槁死蝗亦滋生雖政或不良足以致此而百姓何罪宜
家哀矜彼撮土之山勺水之川尚能與民為福錫之有

年豈如泰山朝出一雲墓澤天下其勢之易易於轉圜
而比近託履顧不能憐殆莫之或告告或不虔天民之
生蓋亦艱矣無儲與歲重斂煩使歲一不登多濱於死
奸強無知或起乘時聚為盜攘以取誅夷循理安業田
間之民亦與俱亡矣可不傷筆受命天子守藩于東敢
齋以嚴告于靈宮惟神閱人之病助歲之功霈然下雨
變沴為豐尚俾斯民以牛羊黍稷得承事于無窮

泰山謝雨文

臣愚行為時之所背言為時之所輕寡儕以和眇眇風
榮竒於人而如此敢望信於冥冥屬東轅而進謁託斯
文而薦誠眷齊魯之舊邦依大鎮之崢嶸苦旱魃之方

驕憂成事之不登民且瘠於溝壑或推埋而死兵冀聰
明之響蒼霈膏雨之宵零言丁寧而上訴心愀恍而潛
驚頷不能以諧世將何動夫威靈乃不知夫神與道而
為徒雖昏默而難明其虛心也物有未而又應其公聽
也無憎愛之常情彼大雖自大小雖謂小吾與善而已
矣常一視而持平故微衷得以上徹利澤為之旁行或
噫為風或震為霆隱然雷出霽然雲蒸洒甘霖以兼夕
威害氣於無形蓋西極于甸服東屬乎滄溟人盈其望
物遂其生黍芄芄而擢秀粟蕤蕤而敷榮使時診遂熄
年功可成人食豐乎鍾黼神祀衍乎塗盛民相安於田
里吏無用於威刑信大息之莫報而至德之難名愚所

以意激而感深者方涉世之零丁荷降鑿之不昧知忠
信之可憑敢因辭以進謝愧抽思之非精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

嶽廟云維神以豐功成德
作鎮此方宜有以稱民望

維帝側微之初躬耕此土歷數千載盛德彌新傳于無
窮享有廟食輩受命出守敢陳薄薦維帝常垂陰施惠
此困窮庶使遺民未有依賴

齊州謁夫子廟文

惟夫子言行之所以

及一作

蓋不可得而學者師仰各以

其

其一無

材之所及而已輩潛心久矣茲者受命撫封進

謁廟下敢陳薄薦式遵典禮

齊州謁諸廟文

維神以功德之美列于祀典受命守土敢陳薄薦惟神
常垂陰施以惠此邦

泰山祈雨文

惟神含德體仁鎮茲東夏興雲致雨澤施八統今此齊
邦近在山趾方夏久旱麥苗將萎吏思其繇奔走群望
而人微言賤不能上動頻陰復散忽已薰旬念此疲民
弊於征斂方歲之富食常不足一遇裁害又捐溝壑惟
神威烈覆被群生碩此比州宜先蒙賜豈伊靈眷獨忍
遺今是用飭遺士民布誠祠下情窮詞急冀獲哀矜使
一雨霑然則倒懸可解尚其降鑒無作神羞

嶽廟祈雨文

去歲之早有請于神蒙畀嘉澤田則大稔今春河後發
民二萬更迭齎送衆又倍之蓋此齊人出者幾半迨其
反室維夏之功勞費既深又遠糴事夫民數歲乃遇一
稔救之如此其幾尚完今二麥方包而亢陽為雪吏任
其咎所不敢逃惟民何辜賴神終惠能致雲雨則實在
神尚其念之故敢以告

襄州謁文宣王廟文

鞏獲承餘教列職書林來守此邦敢遵常禮躬謁祠下
尚其臨之

襄州謁諸廟文

惟靈功德在人廟食茲土鞏到官之始敢脩禮謁尚期

降惠以佑吾民

襄州諸廟祈雨文

今麥苗方出而時澤尚愆冬令久行而寒氣未應嗟吏治之不善以奸陰陽惟神理之無方能興雲雨是用兢慚以任咎蠲袂以乞靈尚期降休以荅人望

大悲祈雨文

維歲孟冬盛陽猶亢旱暎滋久陰寒未興吏非循良敢不任咎佛有慈惠則宜降祥是敢躬瀝懺誠虔祈膏蔭俾風雲之奮作致雨雪之漸溼田畝順成里閭安輯仰期真理俯徇輿情

襄州嶽廟祈雨文

自秋不雨方冬尚溫麥田苦於旱乾民室憂於病癘永
惟責任內集兢兢惟神作鎮岱宗著靈南夏敢瀝由衷
之懼冀回降鑒之仁遂裨膏澤以時祈寒式序剛晦克
諧於豐富里閭皆保於靖康尚其垂訓副此群望

又諸廟祈雨文

去歲今冬時雪不厚今茲春晚膏澤尚微農於稻田待
水而種苦茲旱涸人用焦然吏不能惠於民而惟歲
之善則刑清事簡尚有望焉是用瀝懇有禱于神惟神
依人尚其降鑒使霈然下雨以大濟于此邦則人於事
神亦曷不盡

薤山祈雨文

自去秋之始至于今春之暮雨不霽霈今麥苗將病稻種未布農事急矣而禱請未効惟神靈應在人是用奔告尚其降鑒大施澤于此邦使民獲善歲而不罹于艱不則人於報神之賜亦曷敢不虔

邪溪祈雨文

自去秋至今雨常不足今麥苗將槁稻種未布而春既盡矣若人不雨至於十日則麥必盡死稻不可種民將安所寄命乎吏知其急而不知其所以為神知其急而力能為雨者也其亦何惜數尺之澤救民於無所寄命之急乎故敢以請神其鑒之

諸寺觀謝雨文

向者以大田之稼雖多而西郊之雲方密輒伸虔禱蓋
以為民甫及夏初霈然蒙潤茲展至誠之謝式遵舊典
之傳欽惟明神鑒此精意

邪溪謝雨文

吏能奉法令治獄訟督賦歛而已導和氣致豐年則力
不能德不及也故一有水旱則禱禱於鬼神幸蒙降答
則自怨以竊食此輩之所不敢不自訟也今茲請雨不
能異此獲神之賜敢不虔報惟神之靈德既足以驚動
澤施于此民尚終畀之有年則神之依人亦有未賴

雍山謝雨文

迺故秋至今雨不霑足麥苗將槁稻不可種民將無以

為命吏不知其所為維神能出雲致雨記於古經信於
百姓之耳目是用犇告果蒙降咎迺戊辰雲起西北至
夕大雨達於甲戌四境告足麥則滋榮稻可播種民得
以託命吏得以竊食維神之威靈大顯于此土澤施大
及於斯民敢不嚴報尚其終惠俾歲大穰則人於爭神
永永其不敢怠

諸廟謝雨文

吏治不能順陰陽時風雨而以歲之旱犇告于神賴神
之靈時賜甘雨敢不嚴報尚其鑒之

元豐類藁卷之四十

祭文

五龍堂祈雨文

迺四月以旱禱于邪溪薤山應時得雨麥以豐成稻可
播種獨異於他境寔維其賜今稻田又乾矣此邦之人
皆謂龍虎之河五龍之神禱雨輒應余敢不告神其降
鑒大施澤于斯民使獲有年則人於報神亦維無斁無
俾薤山邪溪專美于此邦以作神羞

靈溪洞祈雨文

吏不勝任荐致旱苗禱于山川為黷已甚然稻田日瘁
民命所託夙夜憂懼不知所為維爾有神世載靈德是

用醜顏有請忘其慙羞尚其降祥時賜甘雨俾歲無害
維神之休

又大悲祈雨文

盛夏在辰常暘為沴稻將萎羣人用嗟憂繇吏治之不
明致奸和氣維佛乘之無礙善濟群生是敢同被精誠
虔祈竟蔭覬滂沱於膏澤俾浹於原田用救焦枯實
依慈惠

大悲謝雨文

民無常心惟安於是食佛有慧力善救於含生比緣盛
夏之辰久苦驕陽之沴懼傷稼穡將致凶饑故仗節之
雋良暨守藩之孤陋俱陳精懇虔對眸容果蒙感答之

慈立致霽霓之澤滌除害氣勃起良苗變瘁為榮物遂
更生之理易憂以喜人諧望歲之心維是鴻私敢忘昭
報尚期降鑒常畀有秋

諸廟謝雨文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
欲不能與所惡不能去自恕以竊食不知其可愧安能
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輩者任職於外六年于茲而
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神之靈閔人之窮輒賜
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為酒醴牲饗以報神
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永有年則神亦無窮
有依于人

諸廟謝雨文

積是驕陽莫救稻苗之悴獲茲加霑尚茲秋物之榮是荷靈休敢忘祇報

諸寺院謝雨文

比以常暘仰祈真蔭果獲滂沱之澤大蘇焦旱之田敢擇佳辰特申嚴謝尚期降祐常畀有秋

諸葛武侯廟祈雨文

天子以歲久旱所被者廣分命守臣禱其境內鬼神之有靈德在于人者維靈有志于民舊矣故敢以告尚其降鑒大施澤于四方以稱天子憂人閔雨之意

諸廟祈晴文

日涉歲以來自春徂夏久陰不解積雨且多今特燥而
成粟待暘而種而雲屯尚密土潤方芥民皆竊憂使用
深懼百姓之困甚矣惟神得無念乎尚其開除山川相
導出日俾歲無害為民之休

謝晴文

比苦雨滂懼為歲害蒙神之德賜以時暘今蠶麥兩成
里閭相慶敢不嚴報尚祈終惠

諸廟祈雨文

諸寺改作鞠于真竟仲布
虔誠惟佛至慈與人為歸

今歲之初未愆雨澤然而麥纔薄稔蠶不甚宜則民之
窮蓋可知矣今茲農望惟在秋成而溫風方騰旱氣弥
盛是用側身以懼有禱于神尚其降衷時賜甘露俾歲

無害亦神有依

薤山祈雨文

誌言衆山雲起此山無雲終不降雨衆山無雲此山雲起必降大雨是能為雨能為不雨在神而已今歲數不登而旱氣又作吏之不良無所逃罪民貧可憫神能為雨而不為是何情哉神其為民出膚寸之雲致數尺之雨使凶為穰以救民之急則此邦之人所以報事神者子子孫孫其孰敢怠尚其念之無作神羞

諸廟謝雨文

比苦亢陽具陳致禱寔蒙甘澤敢不昭報

洪州謁諸廟文

惟神播澤在人朝食茲土鞏守藩之始敢脩禱謁尚其
靈德常庇斯民神於無窮亦永有賴

汝州謁夫子廟文

惟神播澤在人朝食茲土鞏守藩之始敢脩禮謁永惟
聖德覆被無窮尚其聖德

學者

汝州諸寺觀祈晴文

為有大慈速於善應人無常產理則難安惟稽事之將
成而雨淫之不止眴眴省懼豈敢皇寧蓋茲疲癯之民
已出旱苗之後室家凋弊閭里愁嗟如復荐饑將焉託
命今蚤稼甫畢晚苗方興窪下之田已傷稼穡亢爽之
地實懼浸淫是敢虔對辟容仰陳淨懇伏望廊山川之

瞻滯回日月之光華諧此順成湛然澄霽寔其慧履感

慰輿情

諸觀云道實無方物來斯應民惟難保食足為先慶對至靈繁妙謹謹告

物來斯應民惟難保食足為先慶對至靈繁妙謹謹告

諸寺觀廟謝晴文

比虞水溢將敗歲功不自皇寧敢陳懇迫果蒙陰施即
俾時暘田里歡呼窳盛有望惟神靈所以賜于人者豈
愚之以當之尚冀餘休終成多稼民能自保神則有依
祭西山王隆觀許真君

陰功及物靈德在天繄惟真馭之升實以中秋之序人
承餘烈歲即遺祠故茲守土之微敢躋愛民之素俾往
陳於薄具尚永庇於羣生

仲秋告祭諸廟文

歲在仲秋祀有常典維神邁德實庇此邦敢率舊章用
陳明薦

諸寺觀祈雪文

窮臘未雪方冬尚溫人有疾疢之憂地無膏澤之潤職
在綏撫心焉震慚敢祈膏寸之雲播為盈尺之瑞盪除
陰氣順致時寒使閭巷消薦瘥之苗田疇成多稼之利
實依孚位俯徇微誠

諸寺觀謝雪文

比緣窮臘之期久苦亢陽之沴敢激靈施仰布愚誠蒙
膏澤之應時致祈寒之協序人無疵疢之患物有豐成

之祥實賴洪休敢忘昭報更祈密雪尚及餘冬

祭順濟王文

維爾有神克相王師章示見象皇帝後神之德俾錫號
位秩尊禮盛非以序升今州遣從事即神之祠致皇帝
命尚其欽哉以對休寵

福州謁夫子廟文

惟夫子之德仰之彌高夫子之言窮之益遠學者潛心
庶幾髮髯其守邦之始躬即學宮敢脩禮謁尚其降鑒

福州謁諸廟文

維神作德自幽信于茲土人用報事秩祭有常輦甫此
守邦敢修禮謁尚其降福終賚斯民

福州鱔溪禱雨文

曰嗟乎旱也誰則為之芄芄之核將福而萎嗷嗷之衆
曷望而依維閩屬者寇賊之罹速其既附我士已疲餘
醜成群百十睚眦跳踉出沒負力乘機亦有為渠諸偷
所推相望綦布未受馬羈室家莫寧遠近並疑我畜以
柔亦震以威罔有法賞不從係繫或擾而序或就纏微
逮歲朔易盪空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含
糗而嬉士馬亦奮相桓駸駸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
海邦初亦難一作饑今寧宇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廩
實尚微若歲大熟如梁如茨如京如抵自公及私獄無
訟繫里無盜關式于末世方始在茲今此大田既碩而

齊俾不卒成就恐為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祇神有顯號
天子所躋萎能起之搞能澤之胡寧有餘斂而不施我
用卜日蚤駕以馳即告潭側尚其所之攘除驕陽騰雲
殲霓播為甘露霈洒淋漓俾農有秋百物具宜熄偷與
爭長置刑答人於報事豈有駁思

諸廟禱雨文

常賜為沴將害農功夙夜懷憂不皇啓屢敢微靈貺時
賜膏澤俾人獲濟惟神亦永有依

謝雨文

維閩之人前歲苦饑云歲苦盜足食而安期自今始而
方夏旱暵懼害穡事茲余用稽于衆蓋可以徵福於民

者罔不馳告不敢愛力不敢寧居賴神之仁畀以膏澤
自未至酉遠近周浹維歲大熟可立而需敢飭豆邊報
用典禮吏無明德而但知告其困急於神神既賜之其
尚終惠

題禱雨文後

福州元豐元年戊午自四月甲子至五月辛巳凡十有
八日不雨田已憂旱太守率屬吏士分禱諸佛祠迎像
能致雨者陳之通路用浮圖法為道場率屬吏士羅拜
以請丁亥夜五鼓出禱鱔溪屬吏士分禱群望巳丑率
屬吏士蔬食夜四鼓就城南近水祭告后土將為壇祭
龍庚寅蔬食如巳丑夜三鼓就壇壝割鵝祭龍辛卯夜

五鼓就視牲血以法推之當得兩壬辰就紫極宮壇用青童二十有八人更呪蜥蜴如古法癸巳分禱諸祠未徧者取黃蘗山龍潭水置道場率屬吏士往請甲午又往乙未夜二更得雨連三日夜遠近皆有餘蓋自辛巳至丙申凡十有六日無日不致禱自丙戌至甲午四境多得雨至丁酉乃皆有餘是日罷道場還所迎佛及水蜥蜴南澗之濱庚子遍祭謝欲知閩粵之間兼旬不雨則已憂旱而請禱之為不誣也故刻其祝辭於石而并識之

明州脩城祭土神文

州有帝命繕治城墉得日之良肅工始事斯人允賴維

爾土神尚其降休敢不以告

亳州謁諸廟文

維此譙都年歲順而風裕厚者雖人之力量神之助鞏
獲守此土敢薦罇爵與人為福實待神休

亳州謁夫子廟文

維人之生尊卑長幼知其序悖于理者知有所畏何
以致然實自夫子鞏長人於此敢不嚴事是用寅薦罇
爵式遵典禮

元豐類藁卷之四十

元豐類藁卷之四十一

祭文

秋賽

歲既順成時方拏斂神能施澤以及物人能備物以事神茲惟舊章夫豈敢怠度其為福無斁於人

諸廟祈雨

今者盛秋已晚庶物將成矧茲麥苗實待雨澤而驕陽尚熾畏暑未消野有焦枯之憂人懷膏澤之望敢祈靈德甫徇輿情湯蘊隆之苗以升履氣濡滲漉之施以遂

嘉生實賴神休允諧衆志

道觀人雖甚愚誠無至宸感無不通人雖甚愚誠無不獲祭

詞同前改靈德作冲蓋改神休作真工佛寺佛莫大於慈悲在於利物人莫難於發端又也趨時是仰神

休用康歲事祭詞同改靈
德作竟蔭改神休作慧心

諸廟謝雨文

比籲衆情仰祈靈施果蒙薄雨小潤焦原已祛畏暑之
煩遂適戒寒之漸敢忘抵報更俟餘休克終播澤之祥
俾獲有年之望

諸廟祈雨文

時寒未若雨雪尚愆麥有立苗之艱人遠墻戶之適敢
依靈德瀝致勤誠惟順導於大和俾霈施於膏澤克諧
衆望實賴陰休

諸廟謝雨文

比苦愆陽再啟靈施蒙報如響得雨應時澤潤焦枯蕩

除煩鬱物有豐成之望人無疾癘之憂敢忘大息尚覲
終惠

祭勾芒神

宿官於木用事在春敢奉歲祠庶為民福

慈聖光獻皇后百日轉經疏

至息難稱欲報者惟盡於精誠大覺可依有禱者必蒙
於善應敢緣慧力輒罄愚衷伏以天行太皇太后淑聖
在躬聰明先物儀刑宮壺德大而不矜鎮撫國家功崇
而不宰未窮遐笑奄替盛辰皇帝陛下務極孝思永懷
慈蔭內遵喪紀不緣易月而斷息外異寢園特以因山
而建號矧惟臣庶實自生成雖銜有慟之情未識論酬

之所是資佛果少即人心伏愿克配坤元寧至神於不
測寔昌天極介景德於無疆實賴梵因允諧衆望

諸廟祈雨文

民之艱於稼穡賴歲屢豐得以足衣食而償其力吏亦
得以無所事於勤而偷祿今茲春仲麥苗滿野得雨而
成則民得以繼其豐年之樂而吏亦得預其幸神之食
於此土為能澤於斯民也故敢以告尚其賜之以稱人望

諸寺觀祈雨文

春氣已中農功方急而膏澤未洽土脉尚乾敢恭致於
精誠用仰祈於覺道改竟陰尚其降雨俾獲有年

諸廟春祈文

神之於人能康歲時而阜庶物故人得以歲時備物以事神今茲春仲敢遵常典神可不懋以無廢其康阜之功則人敢不盡以無斁於事神之禮

祭土祈雨文

農勤甚矣歲既暮春麥待雨而成菽粟待雨而種而旱曠為嗟人用憂嗟今將為壇象龍以禱是用先事告爾土神尚其降休無拂人望

祭五方龍祈雨文

龍之變化無方而其有功於人者則在於能興雲雨嗚呼今旱甚矣是用稽古為爾其龍之象位于某方薰被以禱爾尚圖啟其亟以時肆為膏澤以大施于此土

無愆厥應俾有後羞惟爾有神亦尚求有依歸

太清明道宮祈雨文

旱踰時矣麥既萎死而菽粟未種皇帝憂勞遣吏分禱尚其致雨無俾歲害允茲東瞻實在靈德

諸廟謝雨文

維歲大旱蒙賜甘雨淫邪之麥糞可以蘇菽粟之田有望自此實神之德敢忘昭報尚其終惠俾獲有秋

諸寺觀謝雨文

氣之不若旱實為苗家在正陽界之甘澤維靈休之所自豈昭報之敢忘俾獲有秋尚賴終惠

太清明道宮謝雨文

旱久未解詒上之憂得雨應祈曾不旋日焦萎可起種
藝可施實惟靈休副此東瞻尚其終賜俾獲有秋

亳州明堂後祭廟文

維季秋辛巳天子宗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既
成禮乃詔天下徧祭于群神故州得以衆羞醪酒祗薦
祠下神其誕降嘉福無有不暨以稱天子所以事神愛
民之意

哀詞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
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

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
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
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
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畧如是以余
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
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
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
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
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
政事歐陽公脩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
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

三人之文章成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入院不至特用為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者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有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辨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

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子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為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疆閔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浮桑燦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洎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義峨兮勢方颯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晞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吳太初哀詞

吳太初象先今為單州單父人父祐之從事廣州勤事
死州瘴疹地象先以喪至州下亦死年三十一歲三試
於禮部不中余與之善後七年其弟景初來視余於臨
川慶曆六年也余思象先如初失之為之追考其為人
為辭以哀之曰

越山如鱗兮達海而窮勢阻以偏兮毒潛其中子之自
重兮卒與子逢我知子初兮其父之從為其子孤兮吾
未之信孰神之苛兮又速子終嗟嗟乎然兮維戚吾哀
維子之生兮順祥于宮父母之歡兮兄弟以雍出與人
遊有守有容其材其良兮剖劘又工一日而棄兮卒偶

蒿逢云誰不死兮萬古一空吾辭傳子兮無有春冬子
天且屈兮猶壽而隆

京

王君俞哀詞

京師多尊官要人能引重後輩公卿家子有賓客親黨
之助略識文書章句輒出與寒士較重輕繇此名稱多
端之而主陞絀者因得與大位君俞在京北門外不交
人事讀書慕知聖人微言大法之歸趣孜孜忘晝夜寒
暑之變其為辭章可道耻出較重輕漠然自如繇此名
與位未充也慶曆元年予入太學始相識館余於家居
數月相與講學會余歸遂別常愛君俞氣貌端然雖燕
休未嘗慢在衆中恂恂或不知其朝士也至相與言天

下士白黑無所隱其方且勇亦少及也太夫人素嚴君
俞怡怡奉子職退事寡嫂無間言畜妻子不驕為家不
問田宅平居無褻私流侈之好以某年某月疾遂不起
始丞相龔文穆公無主祀拔君俞以託其後君俞亦盡
誠奉之茲可以不墜矣今太夫人年高而天奪君俞之
命是於君俞之心不為大恨欤夫為人如前之云而不
卒於貴且壽曾未少施其所學又負其所承之心是於
衆人之情不能泯哀也况重以相知其悲塞可勝乎作
辭以泄其哀且系曰君俞姓王氏諱寅亮官至殿中丞
年二十六云

維相其初芳擇嗣于宗君授而秀芳乃立于宮廟門有

戟兮祭祀以時相不失記兮君無墜恭庭闈樂康兮妻
子不驕又事寡嫂兮端其服容衆人剪剪兮趨慕要津
我躬處方兮不寧以從詩書百家兮其博而敏我請其
疑兮徃超于中雖裕於心兮不耀其華維友則信兮其
位未充方期顯行兮羽儀于世孰尸變化兮亟卑之凶
沕穆無端兮莫敢貴辭維舊及知兮哀撓余曾老母無
撫兮少婦失依賴有息子兮可望其隆嗚呼哀哉兮子
悲曷勝託辭于牘兮恨與天終